

淨土十要第十

明袁宏道居士撰述

西 方 合 論

臺中蓮社 印行

淨土十要第十

明袁宏道居士撰述

西 方 合 論

臺中蓮社 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夏曆四月八日 謹誠恭印壹仟部結緣（贈送品）
釋迦牟尼佛誕辰紀念日

西 方 合 論

※量無德功·印翻迎歡※

印贈者：黃啓瑞先生獎學金基金會

住址：臺北市安和路一段一一七巷二號二樓

印行者：臺中蓮出版社

住址：臺中市民生路九巷卅二號
電話：(〇四)二二二三七三七·二二五一九一二

出版社：青蓮出版社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二三號
住址：臺中市民生路九巷三十號

流通者：明倫月刊社

住址：臺中市民生路九巷三十號
電話：(〇四)二二六〇一七三

承印者：廣益印書局

住址：臺中市北屯路二九六號
電話：(〇四)二三三五七二一·二三三五六八七

淨土十要目錄

序 四篇

淨土十要第一

阿彌陀經要解

附、無量壽經四十八願

淨土十要第二

往生淨土懺願儀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

淨土十要第三

觀無量壽佛經初心三昧門

阿彌陀經行願儀

淨土十要第四

淨土十疑論

附、法照傳

附、慧日傳

附、蓮華勝會錄文

附、淨業禮懺儀序

淨土十要第五

念佛三昧寶王論

淨土十要第六

淨土或問

淨土十要第七

西齋淨土詩

二五一

附、蓮池答曹魯川書

二八六

附、蕩益開示法語二則

三〇一

淨土十要第八

寶王三昧念佛直指

三〇五

附、破妄念佛說

四〇三

淨土十要第九

淨土生無生論

四〇九

附、續淨土生無生論

四二三

淨土法語

四三九

附、省庵勸發菩提心文

四四七

附、圓觀等九人傳

四五七

淨土十要第十

西方合論

四六七

附、徹悟語錄

六〇一

淨土十要附本

往生論註

六七七

蓮華世界詩

七八一

附、勸修淨土詩

八五五

靈峯蕩益大師選定淨土十要第十

述曰。世有兩般人。於淨土法門。必不能入。禪者執悟門。矜自力。視念佛不啻依草附木。搖尾乞憐。儒者咀名理。豔清言。視念佛不啻臭腐殘餒。食睡欲嘔。此兩者。一如長貽深瞞。○大頤叩齒○愚夫婦是老公婆。而不見暎毛。一如覓龍肝鳳髓。而厭棄本分茶湯也。何從接而入哉。儻冀其入。須向此人眼底盤踞。鴟蹲揚聲。大呼使其睽暭失據。或俟枵腹垂涎時。進以簞食豆羹。使其饑饅厭足。然非尋常禪者。儒者及念佛者。可能也。禪能滅卻正法眼藏。灼見永明楚石用處。儒能裂斷文字縛。徹悟君子之道。果造端乎。夫婦之知能。然後從而發揮淨土。庶可死兩般人偷心耳。袁宏道身爲橫掃千軍之儒英。又爲跳踉井幹之禪擘。乃能百尺竿頭得一退步。合十方世界現全身西方言教。而論斷之。使上兩般人不能不屈驕折傲。俯從而窺。纔一俯窺。心膽俱寒。肺腑盡奪。匪仗阿彌神力。未易有此也。嗟乎。壇經之警策既杳。世徒聞破斥安養之譚。龍谿之宗說雙亡。世徒有尋僧說禪之號。西方豐蔀。日斗俱蔽矣。合論。

出於淨宗弊極之年。闡教救時，於今爲烈。靈峯收爲一要，卷當第十，志殿也。

評點西方合論序

唯大徹大悟人始可與談念佛三昧。否則百姓之與知與能猶遠勝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達摩西來事出非常。有大利必有大害。嗚呼先輩幸得大利。今徒有大害而已。誰能以悟道爲先鋒。以念佛爲後勁。穩趨無上覺路者耶。袁中郎

少年穎悟坐斷一時禪宿舌頭不知者以爲慧業文人也。後復深入法界歸心樂國；

述爲西方合論十卷。字字從真實悟門流出故絕無一字蹈襲又無一字杜撰。雖台

見悟門不可限量。宗堂奧尙未詣極而透徹禪機融貫方山清涼教理無餘矣。或疑佛祖宗教名衲老

宿未易徧通何少年科第五欲未除乃克臻此不知多生熏習非偶然也。傳聞三袁

是宋三蘇後身。噫中郎果是東坡佛法乃大進矣。予每謂明朝功業士遠不及漢唐

宋理學則大過之。陽明一人直續孔顏心脈。佛門居士唐梁肅宋陳瓘明袁宏道蓋千

秋月旦未可軒輊也。忠肅初年偶疑金剛爲泥人揩背語遂爲禪者所笑試讀彼三千有門

陳瓘謚

可笑

笑者不知

可忽者，不復平。

至公至明

頌可復笑乎。中郎少年，風流灑落，亦爲縉素所忽。試讀彼西方合論，可復忽乎。嗚呼。今人不具看書眼，何怪乎以耳爲目也哉。特卽吳門所刻標註，并爲評點，以表彰之。
唯攝故超難信難信
重謀付梓，用廣流通。普使法界有情，從此諦信念佛法門，至圓至頓，高超一切禪教。
順治八年
律統攝一切禪教律，不復有泣歧之歎也。辛卯夏四月，北天目蕩益沙門智旭拜述。

曾有縕素共閱此序，一大拂。一人把玩不置。數人傾服。余謂數人曰：「大徹悟人，與與知與能之百姓，相去幾何？」皆擬議。余又問：「設使未悟，以何爲先鋒？」復擬議。余爲指大拂者曰：「此公若解，傾服定不類公等。」又爲指把玩者曰：「此公得其毛，公等不屬於毛。」時數公互相顧笑，而拂玩兩公默然。則具擇法眼，誠難乎哉。附記於此。弟子成時

西方合論原序
此序亦靈峯大師評點

香光子避囂山刹，修習淨業。有一禪人，闊視高步，過舍而譚。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新撰淨土合論，閱未終篇，抗聲言曰：若論此之法門，原用接引中下之根。何者？中下根

人智慧輕微，業力深重。以憶念佛念佛，獲生淨土。如頑石附舟，可以到岸。誠宜念佛。至於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即是佛。更于何處覓佛？此心即是土。更于何處見土？於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纔說成佛，已是剩語。何得更有分淨分穢，捨此生彼之事？若於此處悟得，是自在閒人。卽淫怒癡，皆是阿彌平等道場。如如不動，何乃捨卻己佛，拜彼金銅？且謂悟與未悟，皆宜修習。無事生事，吾所不曉。

香光子聞而太息曰：若汝所言，止圖口角圓滑，不知一舉足將墮于火坑也。生死無常，轉盼卽至。如何熟記宗門現成相似之語，以爲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言，世間一蚤一蟲，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嘗增得一分。衆生墮三途，趨生死海，本體未嘗減卻一分。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衆生。於此證入，亦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泯絕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著？至於進修法門，於無修證中修證，於無等級中等級，千差萬別。雖正見正論，次奪，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

之處。從上祖明禪門_{正意初對病}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千經萬論，無不通曉。及問渠本命元辰，便將經論現成語言抵對。除卻現成語言，依舊茫然無措。所謂數他家寶，已無分文。其或有真實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如盲無導。止獲人天之果，不生如來之家。於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剗其語言，塞其解路，拶其情識，令其苦參密究，逆生滅流，生滅情盡，取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歷劫寶藏，卻來看經看教。一一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華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燄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取寂證。是謂佛種。悟後正好看經

正好修行可見悟道是初步看經修行是悟後工夫。不同流俗，以看經修行爲淺近，悟道爲深遠，成頓倒見。

三引證

同長夜趨走，攀荆墮棘。豈謂一悟之後，卽同極果。如供奉問岑大蟲，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岑曰：未證。奉曰：何以未證？岑曰：功未齊於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爲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也。弘辨禪師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

此學而不思之病

二設藥

始染習，故假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一口便飽。鴻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看經修行皆所以淨 此下總斷 除習氣皆非別法。 若論諸祖師爲人之處，壁立萬仞。大火聚中，觸之卽爛。刀槍林裏，動著便創。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至機緣之外，平實商量，未嘗盡絕階級。盡遮修行。傳燈錄中，分明詳悉。大慧中峯言：敎尤爲緊切，血誠勸勉。惟恐空解著人墮落魔事。何曾言一悟之後，不假修行，頓同兩足之尊，盡滿涅槃之果。後世不識。說出病根 教意不達，祖機乃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爲行持。昔之人爲經論所障，猶是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記禪宗語句，排因撥果，越分過頭。是日取大黃巴豆，以爲茶飯也。自誤誤人，弊豈有極？是以纔入此門，便輕十方如來，莫不自云無佛可成，無行可修。見人念佛，則曰：自性是佛。見人修淨土，則曰：卽心是淨。言參禪，則尊之九天之上。言念佛，則踩之九地之下。全不思參禪念佛，總之爲了生死。同是出苦海之橋梁，越界有之寶筏。事同一家，何勝何劣。參門之中，公論 所悟亦有淺深。念佛之衆，所修亦

有高下如何執定參者卽是上根念者便爲中下自達摩西來立此宗門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似粟同云入悟其實迥別至如般若緣深靈根夙植迦陵破卵香象截流或見根宗於片言或顯威用於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舍彼塵情究此大事不枯小解惟求實知臥薪嘗膽飲冰吞檗如此三十年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鍼劄偷心死盡心華始開此後又須潛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尙捨何況非法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湧泉四十年尙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煙銷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詰其所證恐亦未能超於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辯才住持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於楞伽會上遙爲授記然亦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觀經中上品上生生於彼間一剎那頃亦證初地今宗門諸大祖師縱使見離蓋纏語出窠臼豈能卽過龍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級之見

而生於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等。則禪門諸人所證，豈能獨過良以。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修。止是念佛往生別耳。然吾以爲禪門悟修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於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於二乘。必入普賢行願之海。若不捨一身受一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刹至一刹，供養諸佛。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止在鴈行伯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難勝習。一念不盡，即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如五祖戒復爲東坡，青草堂再作魯公。隔陰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縱般若緣深，不落三途。而出房入房，亦太辛苦。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況後世確中時病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以劣。發心既多不真，功夫又不純。一偶於佛祖機鋒知識語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即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即不可得亦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和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即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肆煩。

說盡今時醜態

惱識得修行本空，輒任意以壞修行。謂檀本空也，反舍檀而取慳。謂忍本空也，反聽隨而賓忍。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舍亂取定。聽情順意，踏有譚空。既云法尙應捨，何爲復取非法？既云真亦不求，胡爲舍之求妄？既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爲之迹。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爲之道？愛憎毀譽之火，纔觸之而卽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火性爲氣魄；以我慢爲承當，以謠詐爲機用。以詭語爲方便，以放恣爲遊戲；以穢言爲解黏讚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繩趨尺步之士，偏顯理路。故窮玄極妙，莫之蹤迹。盡剗行門，故縱意任心，無復規矩。口言往生是小乘法，令人修習；已乃宴然，或至經年不拜一佛。經年不禮一懺，經年不轉一經。反看世間不必有之書，行道人不宜行之事。使後生小子，專逞聰明，惟尋見解。纔有所知，卽爲一超直入，更復何事？輕狂傲慢，貢高恣睢。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父旣報讎，子遂行劫。寫烏成馬，展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尙溢。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必流，自誤誤人，安免

淪墮。若不爲魔所攝，定當永陷三途刀山劍樹，報其前因。披毛戴角，酬還宿債。莫云我是悟達之人，業不能繫。夫謂業不能繫，非謂有而不有。正以無而自無，生既隨境卽動，死安得不隨業受生？眼前一念瞋相，卽是怪蟒之形。眼前一念貪相，卽是餓鬼之種。無形之因，念甚小；有形之果，報甚大。一念之微，真實語識田持之，歷千萬劫，終不遺失。如一比丘，以智慧故，身有光明，以妄語故，口流蛆蟲。一言之微，得此惡果，雖有智慧，終不能消。況今無明煩惱，熾然不斷，欲以相似見解，消其惡業，冀出三途，無有是處。嚮使此等不得少以爲足，常如說以修行，終不自言我已悟了，卽心是佛，豈可復向中下念佛求生？了達生本無生，不妨熾然求生。卽心是土，蓮邦不屬心外，不釋禮拜。不舍念佛。智力行力，雙轂並進。方當踞上品之蓮臺，坐空中之寶閣，朝飯香積，夕遊滿月，回視胎生之品，名子寶地，不聞法語，不見法身，象馬難羣，雞鳳非類。何況人天小果，甕中蚊虻者哉？而乃空腹高心，著空破有，卒以偏執之妄解，擗非常之果報。不與阿彌作子，卻爲閻羅之囚。不與淨衆爲朋，卻與阿旁爲伍。棄寶林而行劍樹，舍梵。

喚醒邪禪，如震大雷。

音而聽叫號。究其所受，尙不能與世間無知無見之人行少善事，作少功德。生於人天者等毫髮有差。天地懸隔可不哀歟。然則宗門中人，上之未必能超於上品上生；而下之已墮三途。故知此道險難，未易行遊。成則爲佛，敗則爲魔。王虜分於彈指，卿烹別於絲毫苦樂之分，宜早擇矣。況今代悟門一脈，^{確確}不絕。如綫禪門之中，寂寥無人。止有一二三在家居士，路途端直，可以流通此法。然既爲居士，不同沙門釋子，猶有戒律縛身。方寘身大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雖於營幹世事內，依稀得一入門而道力甚淺，業力甚深。卽極麤莫如淫殺之業，猶不能折身不行。何況其細生死之間，安能脫然徒見豪奢如干頓，奸惡如呂惠卿夏竦，躁進如張天覺，風流豔冶如白樂天蘇子瞻等。皆列於傳燈，便謂一切無礙。不知從上諸人，雖具正見，若謂其從此不受分段業，不能繫吾未敢許。方當長夜受報，未有了期。故知念佛一門，於居士尤爲喫緊。業力雖重，仰借佛力，免於沈淪。如負債人藏於王宮，不得抵償。旣生佛土，生平所悟所解，皆不唐捐。生死催人，出息難保。早尋歸路，免致忙亂。縱使志在參禪，不妨兼以

真實發露懺悔

念佛世間作官作家，猶云不礙。況早晚禮拜念誦乎。且借念佛之警切，可以提醒參禪之心。借參門之洞徹，可以堅固淨土之信。適兩相資，最爲穩實。如此不信，真同下愚。石頭居士少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機鋒迅利，語言圓轉。尋常與人論及此事，下筆千言，不踏祖師語句。直從胸臆流出，活虎生龍，無一死語。遂亦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嘲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場，沈酣騷雅之業。懶慢疏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所幸生死心切，不長陷溺。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勝。悟不修行，必墮魔境。佛魔之分，只在頃刻。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及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於是採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匯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爲宗，以悟爲導。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不亂，念念相續爲行持。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以深信因果爲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參發